

無法投遞之文件



弁言

有話說不出是苦；說出來沒有人聽，更苦。有信不能投遞是不幸；遞而遞不到，更不幸。這樣的苦與不幸，稍有人間經驗底人沒有一個不嘗過。

一個慣在巴黎歌劇場鑑賞歌舞底人到北京底茶園去聽崑曲，也許會捧腹大笑，說「這是什麼音樂？」這樣的人，我們可以說他不懂崑曲。一隻百靈在籠裡嚶鳴，養它底主人雖然聽不懂它底意思，却也能美賞它底聲音，或誤會它，以為它向着自己獻媚。一隻蜩蟬藏在陰森的叢葉底下，不斷地長鳴，也是為求它底伴侶，可是有時把聲音叫嘶了，還是求不着。在籠裡底鳥不能因為自己不自由，或被人誤會而不唱。在葉底底蟬不能因求伴不得而不叫喚。說話與寫信也是如此。聽不懂，看不懂

，未必不能再說，再寫。至若辭不達意，而讀者能够理會，就更可以寫；辭能達意，明知讀者要誤會，亦不能不寫。寫在我，讀在人，理會與誤會，我可以不管。投在我，遞在人，有法投遞與無法投遞，我也可以不管。只要寫了，投了，我心就安慰而滿足了。只要我底情意表示出來，雖遞不到，我也算它遞到了。

十六年十一月落華生自叙於面壁齋

無法投遞之郵件

目次

- 一 給誦幼
- 二 給貞蕤
- 三 給勞雲
- 四 給小巒
- 五 給爽君夫婦
- 六 覆誦幼
- 七 覆真齡
- 八 給懷霄

九 覆少覺

十 給琰光

十一 給憬然三姑

十二 給伊紅

十三 覆勞生

十四 給懷霄

十五 給槿妹

十六 覆文錦

十七 給慧思

給誦幼

不能投遞之情形——地址不明，退發信人寫明再遞。

誦幼，我許久沒見你了。我近來患失眠症。夢魂呢，又常困在軀殼裡，飛不到你身邊，心急得狠。但世間事本無容人着急底餘地，越着急越不能到；我只得聽其自然罷了。你總不來我這裡，也許你怪我那天藏起來，沒有出來帮你忙底緣故。呀，誦幼，若你因那事怪了我，可就冤枉極了！我在那時，全身已泡在煩惱的海中，自救尚且不暇，何能顧你？今天接定慧底信，說你已經被釋放了，我實在歡喜得狠！誦幼，此後須要小心和男子相往來。你們女子常說『男子壞的狠多』，這話誠然不錯。但我以為男子底壞，並非他生來就是如此，是跟女子學來底。誦幼，我說這話，請你不要怪我。你底事且不提，我拿文錦底事來說罷。他對於尚素本來是狠誠實

的，但尚素要將她和文錦底交情變爲更親密的交情，故不得胡亂獻些慇勤。就是使男子變壞的砒石喲！我並不是說女子對於男子要狠森嚴，冷酷，像懷霄待人一樣，不過說沒有智慧的慇勤是危險的罷了。

我盼望你今後的景況像湖心底白鵝一樣。

給貞蕤

不能投遞之情形——此人已離廣州。

自走馬營一別，至今未得你底消息。知道你底生活和行脚僧一樣，所以沒有破旅愁底書信給你念。昨天從天杭處聽見你底近況，且知道你現在住在這裡，不由得我不寫這幾句話給你。

我底朋友，你想北極底冰洋上能够長出花菖蒲，或開得像亞馬遜河邊底王蓮來麼？我勸你就回家去罷。放着你清涼而恬淡的生活不享；飄零着找那不知心的知心人，爲何自找這等刑罰？縱說是你當時得罪了他，要找着他向他謝罪，可是罪過你已認了，那溫潤不撓，如玉一般的情好豈能彌補得毫無瑕璣？

我底朋友，我常常想着我會用過一管筆，有一天無意中把筆尖誤燒了，（因爲我

要學篆書，聽人說燒了尖好寫，）就不能再用它。但我狠愛那筆，用盡許多法子，也補救不來；就是拿去找筆匠，也不能出什麼主意，只是教我再換過一管罷了。我對於那天天接觸底小寶貝，雖捨不得扔掉，也不能不把它藏在筆囊裡。人情雖不能像這樣換法，然而，我們若在不能換之中，姑且當做能換，也就安慰多了。你有心犧牲你底命運，他却無意成就你底願望，你又何必？我勸你早一點回去罷，看你年少的容貌快要從鏡中逃走：在你背後底黑影快要闖入你底身裡，把你青春一切活潑的風度趕走；把你光豔的軀殼奪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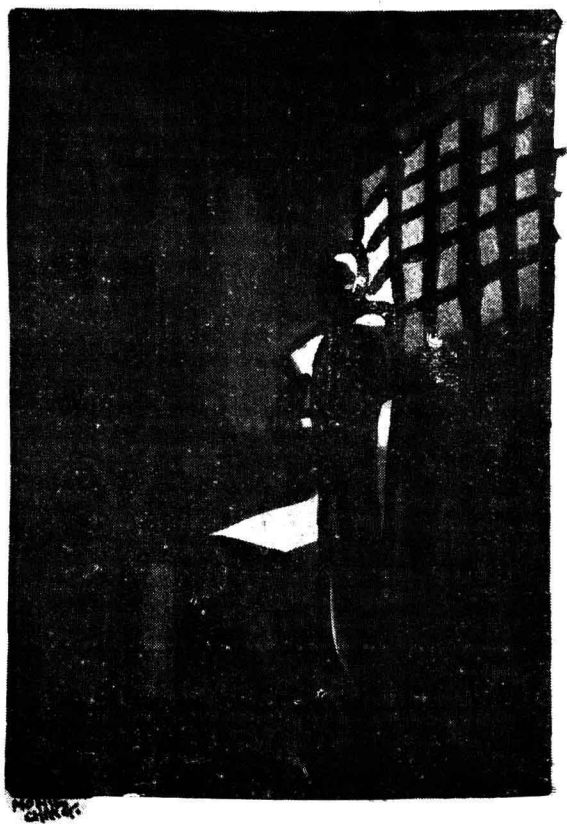
我再三叮嚀你，不知心的知心人，縱然找着了，只是加增懊惱，毫無用處底。

答勞雲

不能投遞之情形——勞雲已投金光明寺，在嶺上，不能遞。

中夜起來，月還在座，渴鼠蹠上棹子偷我筆洗裡底墨水喝，我一下床它就嚇跑了。它驚醒我，我嚇跑它，也是公道的事情。到窻邊坐下，且不點燈，回想去年此夜，我們正在了因底園裡共談，你說我們在萬本芭蕉底下直像草根底下鬥鳴底小蟲。唉，今夜那園裡底小蟲必還在草根底下叫着，然而我們呢？本要獨自出去一走，爭奈院裡鬼影歷亂，又沒有侶伴，只得作罷了。睡不着，偏想茶喝。到後房去，見我底小丫頭被慵睡鎖得狠牢固，不好解放她。喝茶底念頭，也得作罷了。回到窻邊坐下，摩摩窻櫺，無意摩着你前月底信，就仗着月燈再念了一遍。可幸你底字比我寫得還要粗大，念時，尚不費勁。在這時候，只好給你寫這封回信。

『就仗着月燈再念了一遍』



勞雲，我對了因所說，那得天下荒山，重疊圍合，做個大監牢——野獸當邏卒，烟雲擬桎梏，古樹作柵欄，萬籟爲縉索，——閑散地囚盡你這流動人愁懷底詩犯？不想真要自首去了！去也好，但我只怕你一去，那裡便成爲詩境，不是詩牢了。

你問我爲什麼叫你做詩犯，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。我覺得你底詩雖然狠好，可是你心裡所有底和手裡寫出來底總不能適合，不如把筆摔掉，到那只許你心兒領會底詩牢去更妙。遍世間盡是詩境，所以詩人易做。詩人無論遇着什麼，總不肯靜嘿着，非發出些愁苦的詩不可，真是難解。譬如今夜夜色，若你在時，必要把院裡所有的調戲一番，非教他們都哭了，你不甘心。這便是你底過犯。所以我要叫你做詩犯，狠盼望你做個詩犯。

一手按着手電燈，一手寫字，很容易乏，不寫了。今夜起來，本不是爲給你寫回信，然而在不知不覺中，就誤了我半小時，不能和我那個『月』嘿談。這又是你的罪過！

場罷。

，院裡的蟲聲直如鬼哭，聽得我毛髮盡竦。還是埋頭枕底，讓那隻小鼠暢飲一

給小巒

不能投遞之情形——此人已入瘋人院

綠綺湖邊底夜談，是我們所不能忘掉底。但是，小巒，我要告訴你，迷生決不能和我一樣，常常惦念着你，因為他底心多用在那戀愛底遺骸上頭。你不是教我探究他底意思嗎？我昨天一早到他那裡去，在一件事情上，使我理會他還是一個愛底墳墓底守護者。若是你願意聽這段故事，我就可以告訴你。

我一進門時，他垂着頭好像很悲傷的樣子便問，：『迷生，你又想什麼來？』他嘆了一聲才說：『她織給我底領帶已經壞了！我身邊再也沒有她底遺物了！人丟了！她底東西也要陸續地跟着她走，真是難解。』我說：『是的，太陽也有破壞底日子，何況一件小小東西，你不許他壞，成麼？』』

『愛的墳墓的守護者』



『爲什麼不成？若是我不用它，就可以保全它。然而我怎能不用？我一用她給我留下底器物，就藉那些東西要和她交通，且要得着無量安慰。』他低垂的視線牽着手裡底舊領帶，接着說，『唉！現在她底手澤都完了！』

小巒，你想他這樣還能把你惦記在心裡麼？你太輕於自信了。我不是使你失望，我狠了解他，也了解你，你們固然是親戚，但我要提醒你，除疎淡的友誼外，不要多走一步。因爲，凡最終的地方，都是在對岸那很高，很遠，很暗，且不能用平常舟車達到底。你和迷生的事，據我現在底觀察，縱使蜘蛛底絲能够織成帆，蜚蜚底甲能够裝成船，也不能渡你過第一步要過底心意底曠洋。你不要再發癡了！還是迴向蓮台，拜你那低頭不語底偶像好。你常說我給麻醉劑你服，不錯的！若是我給一毫一釐的興奮劑你服，恐怕你要起不來了。